

# 4個闖蕩故事， 帶著台灣走向國際

八月的加州有陽光、沙灘和徐徐的微風，還有很多台灣人。

在加州的留學生中，台灣排名前五。根據教育部統計，二〇〇九到一六年台灣學生在美留學人數，已在低迷後回升。

美國夢還在嗎？典型留學生、海外創業的年輕CEO、離職的資深工程師、想把台灣精神搬上電影舞台的製片，在流動時代下說流動世代的真實故事。

## 南加大電影學院 邱新達 到了美國，才學會說台灣故事

「我走進來的時候，興奮到無法呼吸，」從台灣遠赴南加大念電影的邱新達，站在號稱全美第一的電影學院大門前，儘管已經一年，他還是屏氣凝神地注視。

周圍的庭院、立柱、迴廊與點綴著華麗圖飾的穹門背後，是分別由好萊塢導演史蒂芬史匹柏與喬治盧

卡斯捐資興建的大樓，樓內大廳有巨大的攝影機和各種傳統電影器材，許多電影海報陳列於此。

邱新達在台灣當過五年導演，以縮時攝影技術在台灣小有知名度，因為不是科班出身，在廣告短片之外，想要學劇情長片的拍攝，才放下導演經歷，選擇到南加大電影學院念碩士。

班上每堂課不超過二十個學生，但幾乎來自不同國家。每次課堂作業都不同，從分組製作小短片到劇情片都有，也學好萊塢電影的敘事方式與規則。

### 我們總想要模仿別人

但讓他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人。「我遇到世界各地的人，就看到世界各地的題材，」邱新達回憶自己剛到

美國的第一學期，因為想趕快適應，就模仿拍攝美國的傳統喜劇，「一點都不好笑，」他感到懊惱之餘，發現各國學生拍攝的作品主題都跟文化與國家認同有關。當他第二學期拍攝關於台灣人的故事，以台灣的朋友故事為背景，在加州找了華人演員，出乎意料地大獲好評。

「我們總想模仿別人，直到那時候，我才知道，台灣的文化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會說自己的故事，」他說。

## 好萊塢製片 劉品均 敢夢！奧斯卡並非遙不可及

「拍電影跟人生很像，你能克服拍電影裡的所有環節與過程，你大概就能克服人生很多困境，」洛杉磯著名的精釀啤酒工廠裡，在好萊塢擔任製片的劉品均，吃著墨西哥小吃，襯著背景音樂，稍微吃力地說。

一四年，由劉品均擔任製片，探討墨西哥毒梟與理髮師之間人性道德掙扎的短片《背道而馳》，入圍紐約翠貝卡影展。而該片在一五年也獲得奧斯



在南加大電影學院長廊前，邱新達開心地望著學院裡的建築，像導遊一樣熱情介紹這個全美最強的電影學院。



洛杉磯市區知名的釀酒廠，是藝術人或文青常駐足的地方，釀酒廠附近的塗鴉牆也是電影常取景的地方，站在牆前面的劉品均意外地很適合。

舉例來說，她曾經到墨西哥找資金，也可能當天來回幾百公里見投資人，更得隨時有心理準備移動到各地，「我們老師說我很無畏，年輕敢衝吧，如果都已經是年輕人卻不願意嘗試，就真的沒機會了。」

### 台灣人才，全世界最能拚戰

她在加州藝術學院的畢業製作，被教授稱為「不可能的任務」，是用三十五釐米電影拍攝二次大戰背景下俄國故事，團隊沒有人是俄羅斯人，拍片場景又因為加州與俄羅斯場景相差太遠，要找到適合地景拍攝是很大的挑戰。

「為什麼美國片只有美國人可以拍，台灣片只有台灣人可以拍？」劉品均反問，認為看事情不能有太強的既定觀念，「我常常調適，不要這麼快下定論跟限制自己。」

不管是《背道而馳》，抑或是她的畢業製作，劉品均都希望可以開啟對話的空間，刺激更多思考。

因為她的求學過程，實際上是被選擇題給簡單劃分，直到上大學念社會系，被一連串的申論題問倒，才開始培養自己對不同議題的敏銳度與思考。

有趣的是，請她談文化衝擊，劉

品均卻連結起台灣人的奮戰精神，因為在美國，她才發現台灣人比世界各國的人都還要有拚戰精神。

「我知道自己的根在哪，也不會侷限自己只能拍台灣電影，我想把台灣不服輸的精神，比較核心的價值輸出到世界，」她說。

啤酒工廠的音樂仍然震耳欲聾，劉品均聲音也用力到沙啞，可是談起電影、談起台灣，在微冷的加州，帶著一點溫暖。

## BioInspira 執行長 邱柏瑞

### 海外創業難，至少我不再害怕失敗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實驗室裡，有一家拿到美國政府投資二十五萬美元（約七百五十萬台幣）和學生創業基金五萬美元（約一百五十萬台幣）的新創團隊BioInspira。

這間新創團隊，是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生物奈米材料實驗室及勞倫斯柏克萊國家級實驗室，共同開發出特殊化學材料，利用不同噬菌體針對各種不同氣體產生的反應機制，來偵測空氣中有毒化學成分。

卡金像獎實景短片項目首階段前十強提名。

雖然和奧斯卡獎項擦身而過，她卻心滿意足，「那時候說影展可能去奧斯卡，就覺得是開玩笑，後來覺得，只要你敢夢，就有可能欸！」

劉品均從高雄到台北念書，台大社會系畢業，因為大三拍過朋友的作品，開始對影視製作有興趣。

畢業短暫工作後，就加入電視劇《痞子英雄》劇組。一一年因緣際會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電影擔任場務製片助理，並申請到加州藝術學院，念的不是導演或戲劇，而是製片。

「我對商業和藝術有興趣，製片也是從劇本開發、募資、財務、到後期行銷都得負責，我喜歡找資源，連結資源的感覺，知道找哪些人才，也要願意求救，」劉品均笑說，美國是人才濟濟的地方，得訓練自己的觀察力，也要了解各國工作的人跟自己的差異。

劉品均遇過歐洲、中南美洲、墨西哥、韓國、中國人，但發現在片場，最關鍵的還是團隊精神、領導力跟觀察力，而且機動性得更強。

劉品均的彈性與適應力，是在美國訓練出來。

相較於傳統電子感測器、紅外線、雷射或光學感測，「我們是第一家用噬菌體做感測技術的公司，」二十七歲的創辦人、BioInspira 執行長邱柏瑞說。

台大化工系畢業後，「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自己畢業後要幹嘛，」他選擇離開台灣。

研究所畢業前，和伙伴Benson，提出用口氣偵測人體血糖濃度與癌症的計劃，從柏克萊校園創業大賽脫穎而出。但直到創業，才發現沒有臨床醫學的專業，加上成本太高，讓創業計劃宣告失敗。

於是，邱柏瑞開始去找不同產業，了解其對生物偵測的需求，在他的電腦資料夾裡有各種產業分析報告，最後選擇工業氣體的偵測，計劃把感測器大量布置在工廠環境。

兩年前研發初期，公司兩度瀕臨破產。經歷過伙伴離去，他從關在實驗室的工程師臨時上陣成為CEO，並經過超過半年沒有支薪的日子，也曾因為英文不好，不了解當地的語言習慣，站上舞台時只能死背台詞，「大概空白一分鐘吧，演講也才五分鐘！」

每天找投資人，一天六個以上的會面，幾百次的提案，但總是很難拿



年輕的邱柏瑞坐在柏克萊實驗室裡，外表就像個大學生，卻是被多次失敗粹煉過的CEO。

到最後投資。那樣的挫敗，讓原本笑著說自己很叛逆，不想穩定工作的邱柏瑞，回想起當時的跌跌撞撞，總有些苦澀。

「台灣人的心態太重視成功，一點失敗都不行，」邱柏瑞說的是創投，但也說自己。

不管是台上那空白的一分鐘，或在美國屢次見投資人吃的閉門羹，這些失敗的經驗，反而讓他更努力改善產品、學習商業溝通、提案技巧，後來順利拿到一一〇萬美元（約三千二百萬台幣）的投資。

今年九月，團隊再次拿到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十萬美元

（約三百萬台幣）獎金。國外創業的路坑坑洞洞，但至少，他已經不害怕失敗。

## Taiwan UXD 共同創辦人 李佳勳 要國際化，「平等」是根本

三十五歲的李佳勳曾被媒體譽為天才型學生。就讀成大建築所時，他的畢業製作是用人機互動概念，

結合數位科技與建築為校園做規劃；進入麻省理工學院（MIT）媒體實驗室後，發想「情人杯」，讓遠方的家人彼此連結，成為學校的教材之一；他的畢業製作是設計能跟自閉症兒童互動的機器人。

在加入英特爾後，他和王禹誠共同創辦 Taiwan UXD（台灣使用者經驗設計社群），提供連結矽谷台灣人的平台，每個月都聚會一次。

最近，他的虛擬實境作品「法拉第實驗室VR短片」，受邀至一七年坎城影展發表。攤開他的知名作品，都是關注科技與人類情感的關係。

事實上，他沒有想過自己會待在美國十年，因為他從沒想過自己會離開台灣。進大學時，他對建築並沒有興趣，只喜歡玩電腦，後來玩電腦輔助設計與繪圖軟體。

當愛玩電腦的年輕人，聽了一場「人機互動」的媒體實驗室演講，他才知道，研究可以有很多創作方向，可以研究機器如何跟著人的情感與反應做出互動與回應。

因為建築系的訓練，李佳勳習慣動手做專案，用建築系所訓練的3D模型設計概念，落實腦中想法，「建築不只是蓋東西，而是設計者出發，圍繞著人的情感與思考。」

但風光進入MIT後，開學三個月，前所未有的壓力席捲而來。

「原本你很有自信，但是當在一個所有人都有想法的環境，但你就是想不出來，容易被蒙蔽，也變得自卑，」他說，當時每天為了要交差，從早上七點做到凌晨兩點，把過去腦中的想法做成原型。

後來在打電話回台灣的時候靈光一閃，做了一個餐具組，是可以跟遠方的家人一起用餐，知道對何時喝水的杯子。李佳勳笑說，那時候的技術大概就是很紅的物聯網，但在還沒有任何廣泛應用的時代，他抓住創新科技，卻忽略市場趨勢與成本規劃，無法將作品變成消費性電子產品，「我欠好多情人杯，」他笑得眯起了眼。

後來他在畢業專題製作了和自閉兒童互動的機器人sky bot。如果互動者很親切地跟機器人打招呼，就會變成朋友；如果突然大聲講話或離他很遠，會被設定為陌生人。「我想用這個專案讓自閉兒學人的基礎社交互動，」他說。

就算在職場，李佳勳還是一樣，每天有天馬行空的想法，有空就想跟同好在一起，分享最新趨勢跟提供創業者產品設計的建議與想法。

縱使創業失敗了兩次，他還是想再試試看。「我在MIT沒有聽過

『失敗』這個字，我聽到的都是，What's on your mind（你在想什麼），在那裡不管背景，任何人都一樣，尊重你的思考深度。」

平等，是李佳勳最深刻的感受。「要國際化，平等是根本，」他談起金恩博士的演講，提到「希望所有孩子不因膚色被評斷，而應看到他們的內在與特質」，這讓他想起MIT尊重個人思考的獨立性，不看學歷與背景，只看貢獻的日子。

### 原來我可以不當媽寶

來美國，他才知道自己可以不用當媽寶。過去在台灣，容易受家庭所羈絆，習慣跟著家庭做決策，「那是沒有『我』的概念，到這裡才知道，我其實可以自己做決定。」

今年，他毅然決然辭去英特爾的工作，轉而研發虛擬實境的產品，讓學生在虛擬實境裡，跟偉大的科學家如愛因斯坦或牛頓學習，重現他們的理論。他受邀參加坎城影展的短片，就是這些想法的原型。

「以前看一個定律可能要看一大篇論文，透過虛擬實境，可以把他們的理論與想像變得更具體，」雖然

辭去矽谷工程師職位的李佳勳，不想再當媽寶，用虛擬實境短片闖坎城影展，只是夢想的起點。

一切都只是尚未落實的想法，但講起這個專案，他的眼神閃閃發光。

那也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可以做決定，可以回到當年那個從成大漂洋過海到MIT媒體實驗室，被「創新就是一切」震懾的自己。

